

各國的業餘天文家都有一個組織，中國天文學會就是我國業餘天文家的團體，所以凡是對於天文有興趣的人們，都可以申請入會；如有對於天文上有什麼疑問，儘管寫信去問，該會一定非常歡迎，而予

以滿意的答覆。該會從民國十九年創刊的宇宙月刊是我國唯一的通俗雜誌，現在仍然繼續不斷的出版，業餘天文家定閱一份，一定可以獲助不鮮。

## 漢武後元不立年號本證

施之勉

漢武後元，不立年號，學者於此，議論不一也。

劉敞刊誤曰，案昭帝紀云，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，則當但稱後元年也。

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，葛魯卿云，武帝在位五十四年，屢更年號，最後更爲後元。謂之後，則疑若有極不知諱避，何耶。案武帝改元，凡十有一，未有無年號者。在元鼎之前，未有年號，尙加追改，最後二年，何獨無之。若但以後元爲稱，則如葛公所云，豈應無所諱避，疑征和四年之明年，改稱征和後元年，史公闕略，故但書後元年，不復有征和字耳。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爲建武中元元年，其以建武冒於中元之上，則仍用征和故事也。建武中元，在本紀亦云中元元年，猶幸傳志略載其事。宋莒公云，今官書屢經校定，學者但見改元，復有建武二字，輒以意刪去，刊誤亦謂紀無建武，誤脫之，武紀實大類此。又曰，昭紀後元元年，刊誤曰，檢前後多元字。案此固合於文景稱後元之義，然祭祀志稱建武中元元年，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年，皆不去元字，則征和後元元年，雖加元字，未害理也。班於武紀書後元元年，於昭宣紀內吉霍光傳，書後元二年，又於霍光傳，但書後元年，於昭宣紀，但書後二年，必有一謬。要之，去元字與否，義得兩

通。

朱一新漢書管見曰，諸侯玉表，濟北王寬以後二年謀反自殺，地理志，敦煌郡，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，與刊誤劉說合，然他處悉稱後元也。王先謙漢書補註曰，官本考證引王禕云，武帝沿文景故事，復爲後元。然始以後元二字，加於年上，此爲異也，非史官追書之。案王說是也。武帝元鼎以後，既皆用字冠元，則後元二字，亦其年號，必無單稱後元之理。時制不同，不得援文景爲例也。史書臨文，偶從字省，以其義通，若用此爲疑，則謬矣。吳說無據，不可從。

趙與時賓退錄曰，武帝雖屢更年號，但最後不會命名，獨稱元年。惟東都建武中元，恐是當時所命。近人勞榘以爲趙說最愜於事理，然嫌其無確證，乃以近時新獲得之居延漢簡，爲之疏通證明，作漢武後元不立年號考（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）。其所舉二簡，均不紀年號。第一簡云，入糜大石八石七斗，爲小石十四石五斗，二年八月辛亥朔第二亭長舒受第六亭長延壽以□。第二簡云，入糜小石十四石五斗，爲大石八石七斗，三年己卯朔辛巳第二亭長舒受第六亭長延壽。據勞氏所考，第二亭長舒，爲武昭間人，此二簡爲武帝後元時物，故知武帝後元時，並無年號，但稱元年一

123056

年。

今案，自劉放至於王先謙，各人之說，均有未合，獨趙與時勞幹兩人所說，爲得情實。惟武帝後元，並非年號，其最後二年，但稱元年二年，其證亦可於班書中求之。趙充國傳，宣帝元康三年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，解仇交質盟詛。上聞之，以問充國。對曰，往三十餘歲，西羌反時，亦先解仇，合約攻令居，與漢相距五六年適定。至征和五年，先零豪封煎等使匈奴，匈奴使人至小月氏，傳告諸羌云云。充國在武帝時，以擊匈奴有功，拜爲中郎，遷車騎將軍長史，至是，年已七十，位列九卿，當熟諳武帝時故事。其稱征和五年，不稱後元年，則知後元，並非年號，洵如趙說武帝最後二年，不曾命名。王禕等說後元是年號，均爲無據。吳說征和四年之明年，改稱征和後元年，可不攻而自破矣。此以趙充國所對，可證武帝後元，未曾命名，不立年號也。又律歷志，文帝前十六年，後七年，著紀，即位二十三年。景帝前七年，中六年，後三年，著紀，即位十六年。武帝建

元元光元朔各六年，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，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，後二年，著紀，即位五十四年。五行志，凡漢著紀十二世，二百一十二年。藝文志，漢著紀百九十卷。著紀即著記也，紀記音同，古管通用（朱希祖說，見漢十二冊著紀考）。顏師古曰，漢著記，若今之起居注（藝文志注）。王應麟曰，漢著記，即漢之起居注（玉海），則著記爲史官所記，必爲實錄。其書武帝後二年，與文帝後七年，景帝後三年，同一義例。文紀後元年注，官本引宋祁校說曰，案紀年通譜云，史記文紀十七年，書得玉杯曰入主延壽，於是天子更始爲元年，而不著後字，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。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，但稱元年，史家追書後字，以別初元。案宋說是也。文帝後七年，景帝後三年，武帝後二年，後字皆史官追書之，非元來所稱，則刊誤劉說爲當，但稱後元年，以後字爲年號，猶有毫釐之失。王先謙等說後元爲年號，則如葛魯卿所云，豈應無所諱避，武帝必不以此爲年號矣。此以著記所記，又可證武帝後元，但稱元年二年，未立年號也。

## 閱清史稿儒林文苑諸傳書後

李 權

清史稿於清代學術之源流派別，及人才之高下，援歷史舊例，分立儒林文苑各傳。儒林自孫奇逢至鄭昉，凡百零四人，而傳浮其一。文苑自魏禧至林紆，凡百零三人，傳與人符。其附見者各數百人。星羅棋布，蔚爲鉅觀。爰取勝代國史館列傳，比而觀之，覺人數銳減，而傳文又往往從略。掩卷伏思，索解未得，反覆推尋，始知原傳諸人，分隸於大傳及各類傳者，實繁有徒，非必概從擯棄。而褒貶嚴於

一字，不事鋪張，自係史家成法，似未宜以拘墟之見，漫繩其後也。蓋自其大者而觀，其出人異同，實有別具卓識者，請分別陳之。

當人關之初，學者痛明社既屋，飴荼席棘，率以逃名爲高，概舉儒林或文苑目之，容未鑒其苦心。史稿於王宏禔、惲日初、顧柔謙、傅山、冒襄及杜濬兄弟諸人，收入遺逸，其庶闡潛德之幽光乎！康雍以還，人才蔚起，各本所學以效用當途，或研究孤學以成專家。史既